

連瑞枝：讓邊陲的人群說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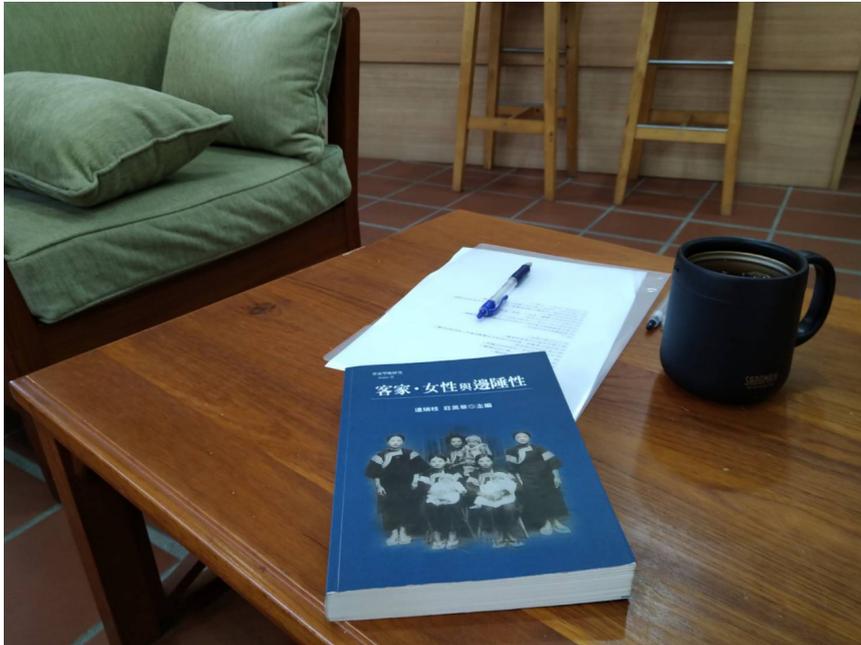
讀 0

推文

2020-09-06 記者 吳珮甄 報導

「剛賣過去的時候，我五歲了，懂事了，想到媽媽會流眼淚。他們要我叫我養母『媽媽』我都不肯。」連瑞枝細聽著受訪者平實的敘述，看似樸實的文字，但這背後是現代人所無法體會的心酸。清代，大量閩粵漢人移民來台，童養媳盛行於台灣的社會中。女性常處於流動的身分裡，生活在「別人」的家庭，從事家務勞動是她們人生鮮明的記憶。

邊陲中的邊陲 女性說女性的歷史



▲《客家·女性與邊陲性》是由從事客家研究、女性議題的作者們合力編輯的作品，以跨學科的多方角度挖掘客家女性的豐富性。（圖／吳珮甄攝）

《客家·女性與邊陲性》是一本集結了從事客家研究、女性相關議題作者們的作品，由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教授連瑞枝等人主編，以非典型客家的構思，把女性與客家帶入不同學科的領域中來探討。在跨學科的討論下，這本研究論文集把客家女性刻板印象的形成、客家女性的豐富性，放置在台灣社會與經濟的脈絡中。

畢業於清華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班的連瑞枝，多數的研究關注那些逃離國家統治的人群，研究的場域除了台灣外，還包括中國西南地區。自一九九〇年代以來，台灣原住民、客家人等本土意識崛起，族群運動風起雲湧，其背後牽涉到的社會正義問題，也讓連瑞枝重新思考，要如何用新的眼光研究歷史，重寫歷史。

「我想要從不同角度來寫歷史。歷史絕對不是一個國家的或主流的論述而已，不同的身分背景、階級、族群都有從自身的眼光寫出歷史的可能性。」連瑞枝認為，邊陲人群是一個自我批判式的學習管道，研究者應該進入邊陲，融入邊陲上的族群、寫出他們的歷史。

〈被送出去的女人：母女關係、家庭勞動力與歷史記憶〉是她在書中的單篇研究論文，主要以口述歷史的研究方法訪談九位客家婦女。透過與她們訪談，讓她們能夠以女性的角度談論「非自主婚姻模式」（即童養媳），並詮釋自己的生命史。連瑞枝強調，「我們要如何站在沒有歷史話語權的角度，重新寫她們的歷史，這是一個方法論的問題。」

在連瑞枝訪談的過程中，發現許多受訪者都會談到她們小時候被「賣掉」的過程，「我六歲就被賣掉……，買我去的阿太（曾祖母）騙我媽說，要買我去陪她孫子讀書……」。另外也有人提及她們的媽媽、媽媽的媽媽被誰買走了，或是自己受到不好的待遇，如被養父母交付繁重的家務勞動等。這些歷史敘事除了談及自己的過去，更多時候都在說身邊與她們有關係的人，以相仿的故事串起女性生命歷史的網絡。



連瑞枝：「是時候，該聽她們怎麼說故事，聽她們談歷史。」

早期的歷史被主流的大中國論述所支配，台灣史在教科書裡的份量非常低。當時在研究所階段，連瑞枝也從事中國史相關的專題研究，但同時對台灣社會很感興趣，花了很多時間在鄉村跑來跑去，做了很多文史調查和社區工作。當時，曾投入金山面社區工作、興建高鐵而保護風空老樹的運動，以及新竹地區宗教與村廟調查等等，研究過程其實是在摸索自己真正關心的議題、探索社會的過程。



▲ 任職於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的連瑞枝教授，研究室外貼滿了各種演講的資訊。（圖／吳珮甄攝）

「當我打算從事研究工作時，我還是認為應該要選擇一個自己真正關心的學術議題。」在連瑞枝的研究中，有許多關於逃離國家統治的社會生活、宗教及身分認同的相關議題。從事邊陲人群歷史的重構，為他們寫歷史的想法，正是《客家、女性與邊陲性》一書中跳脫既定框架、以不同學科的角度去討論客家女性多重面向的特色。

在連瑞枝的生命經驗裡，家中的母親扮演著說歷史的角色，說她以前怎麼樣、說她外婆以前怎麼樣，連父親家的歷史也都是母親在訴說的，她從沒聽過父親主動談自己的歷史。「我一直認為女性是一直在說話的，但很少人聽她說。」出自於自身的生命經驗，聽女人說故事、聽女人說歷史，也就成為她研究的契機與目標。

是客家人，也是臺灣人

出生在竹東的連瑞枝，童年時因父親工作的關係，也輾轉搬遷到苗栗和台北。在她成長的經驗裡，身分認同歷經了許多不同的階段。竹東和苗栗的客家話，腔調不一樣。對她來說，這種腔調的差別就足以使她感到差異性了，是不同的族群。一旦習慣搬家所帶來的語言差異，到了台北後，客家人的身分也沒有被勾起，感受更深的是城鄉差異。

但這些種種很快地就被忙碌的升學生活所遮蔽，客家認同並沒有特別強烈。反倒是去台南唸大學時，台南當地都講福佬話。當她跟別人說她不會說福佬話時，一位台南老人家就跟她說：「是台灣人，怎麼不會說臺灣話？」一時不知如何回答的她，才發現自己是客家人，當然不會說福佬話。但同時，她對福佬人這麼理直氣壯地把福佬話當作台灣話的想法，感到錯愕。她的客家經驗是在這樣的異文化接觸中，重新被喚醒的。



▲ 在家鄉外求學過程以及出國實地研究的過程中，異文化的接觸使得連瑞枝內心的客家認同和台灣意識被激發出來。(圖/吳珮甄攝)

博士班畢業後，連瑞枝曾到中研院從事博士後研究。二〇一一年也獲得機會去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擔任訪問學者，與不同領域的人進行交流，創造一個學術對話的平台。

在眾多研究經驗中，連瑞枝印象最深刻的是國族認同的問題。她曾花了十幾年的時間在中國鄉村從事研究，許多時候總會被問到身分問題。「他們一方面認得你是中國人，同時又認為你是外國人。要融入他們的生活是很不容易的事。」她說，當地人總能夠「一眼就識破你不是他們的人」，而「我們則會發現他們生活的世界都跟書裡看到的不一樣。」面對如此的身分問題，也激發了她強烈的台灣意識。

學問就像萬花筒 共同拼出拼圖



▲ 連瑞枝的研究室中藏書豐富，學術研究對她來說除了需要知識、熱情更需要滿滿的好奇心。(圖/吳珮甄攝)

不僅是參加交流活動、實地研究，還有每一次做研究的過程中，連瑞枝累積了許多在學術道路上志同道合的夥伴。在編輯《客家·女性與邊陲性》的過程中，就邀請許多不同學科的學者，花了一、兩年的時間開辦讀書會，在特定主題上建立學術的共識，使不同學科之間發生碰撞與激盪。

她說，從事研究工作需要有很多研究夥伴，必須常常參與各式各樣的討論，了解不同的領域中會怎麼看待同一件事。「我覺得好的專業是要有熱情的、樂於溝通的、樂於自我探索、挑戰的。」

連瑞枝說，在做研究的過程中，擁有收穫和受到最大幫助的常常都是她，因為所有作者都在跟她一起實踐她認為對的事情，讓學問經由對話和互相當朋友的過程中產生不同趣味。



▲ 好奇心，是連瑞枝求學和做研究中的基本要素，也期勉人社系的學生能主動去探索問題。(圖 / 吳珮甄攝)

學術研究對連瑞枝來說是個合作的過程，「很多人會從不同的角度看同一個東西，有點像是萬花筒。」跟所有作者共同拼出一個拼圖，看見主題的豐富性、帶出問題意識及替受訪者說話，研究的開關一旦開啟，接下來的人就可以在這個過程中繼續往前走。

打造跨學科平台 啟發學生的好奇心

也因為如此，連瑞枝持續在高年級開設口述歷史的課程，不只教學生們如何問話、和受訪者說話，也是培養學生做人，學會「當人」的一個學習方式。在她豐富的歷史學訓練下，帶領學生們走入社會，探訪更多新的領域。

目前連瑞枝也是人社系的系主任，風格自由的人社系是一個跨學科的學系，包括歷史、文學、人類學及社會學等等。連瑞枝表示，培養問題意識及解決問題的能力是人社系希望賦予學生們的人格特質。

「每一個學科都在面臨一些怎麼處理未來的問題，跨學科的經驗會讓整個事情變得有可能。」擔任系主任的她，最想推動的是給學生一個開放的平台，看到學生為了他們「好奇」的事去問問題、去研究。

在連瑞枝豐富的經驗中，高度的「好奇心」可以激發許多研究的可能性，也是學術工作充滿挑戰之處。

【小檔案】連瑞枝

學歷：國立清華大學歷史學博士

現職：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學術專長：地方史、區域歷史與族群關係，宗教與社會，歷史人類學，傳說與歷史敘事

報導參考書目：

連瑞枝、莊英章編，2010，《客家：女性與邊陲性》。臺北：南天出版社。

▲TOP